



蜡梅·梅花
—
001



迎春
—
008



玉
兰
—
015



丁
香
—
021

海
棠

—
032



樱
花

—
040



玫
瑰

—
049



目 录



月
季
—
056



蔷
薇
—
064



含
笑
—
071



牡
丹
—
078

梔
子
—
086



白
兰
—
092



茉
莉
—
099





杜
鵑
—
106



紫
藤
—
112



六
月
雪
—
120



木
槿
—
127

扶
桑

—
135



木
芙
蓉

—
143



紫
薇

—
150



目 录



狗
牙
花
—
160



鸡
蛋
花
—
166



锦
鸡
儿
—
173

鸭
嘴
花

—
179



禾
雀
花

—
185



自
然
笔
记

—
191



蜡梅 · 梅花



蜡梅

“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‘好香’，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”，当年老舍先生养花的快乐，在多年后的2017年1月3日，我也感受到了。那日，当我们一脚踏进总理故居的大门时，一缕馨香扑面而来，循着这缕幽香展眼望去，一树蜡梅正凌寒开放，花瓣淡黄，花蕊洁白，花香袭人，正是当年总理手植的素心蜡梅。这株已有百年

历史的蜡梅傲然挺立，树身悬挂一块标牌，赫然写着“一品梅”三个大字，看下面的小注：腊〔蜡〕梅，花中一品；周公，官至一品；其德，人之一品。感觉用这个名字来命名这株蜡梅，颇为贴切中肯。

蜡梅是我国传统名花之一，玉质金衣，独具仙姿，秀而不娇，傲寒怒放，冻蕊含香。

蜡梅与梅花，若是从植物分类学上区分，当是两个不同的种属：蜡梅，别名蜡木、黄梅，属蜡梅科，落叶灌木，高可达4~5米，常丛生；梅花，又名春梅、红梅，蔷薇科杏属落叶乔木，少有灌木，高可达5~6米。不过它们既然同有一个“梅”字，当有共同之处。从它们的品格习性来看，可知它们站在同一战线，虽然开花各有先后，却都不畏严寒、傲霜斗雪、清雅高洁。蜡梅开花多在腊月，故常称之为“腊梅”，那时正值隆冬季节；而梅花也不逊色，听，江姐在唱：“三九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……”正是那首著名的《红梅赞》。从这个意义上

说，它们同为一类，难分伯仲。

国人植梅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大约 4000 年前，证据之一便是甲骨文中已有“梅”字出现，足可见其年代的久远。至今仍然健在的古老的梅树，据说已有 1200 岁“高龄”，它长在昆明黑龙潭，名为唐梅，与宋柏、元杉、明茶一起构成了黑龙潭林木“四绝”，成为当地招徕游客的一大卖点。我前几年去安徽琅琊山游玩时，在醉翁亭隐隐嗅到的淡淡梅香，据说就是北宋欧阳修当年手植的“欧梅”散发出来的。虽然历经近千年的风风雨雨，这株“欧梅”依然繁花满树，虬枝苍劲，傲骨兀然。

或许正是梅花自身所具备的这些超凡脱俗的操守品性，使得它千百年来成了自强不息、矢志不渝、坚贞不屈的象征，无论是“岁寒三友”之称谓，还是“花中四君子”之美誉，它都当之无愧地占有一席之地。我把它作为我这个系列的第一种花来写，除了它开在百花之先这个原因外，更主要的还是出

于对它的尊重，它清幽绝俗的高洁品性，可为百花翘楚。

古往今来，喜爱梅花的人不可计数，自然地，留下的咏梅诗文也就不计其数，随手一拈，都耳熟能详、脍炙人口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（王安石《梅花》）“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著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”（陆游《卜算子·咏梅》）1961年12月，毛主席读了陆游的这首咏梅词，反其意而用之，用陆游的原题原调，也写了一首，词曰：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。”曹雪芹在他的那部《红楼梦》中，也借大观园中众女儿之口，分别写了几首咏梅诗，从各个方面表达了对梅花的喜爱与尊重。

在众多喜爱梅花的人中，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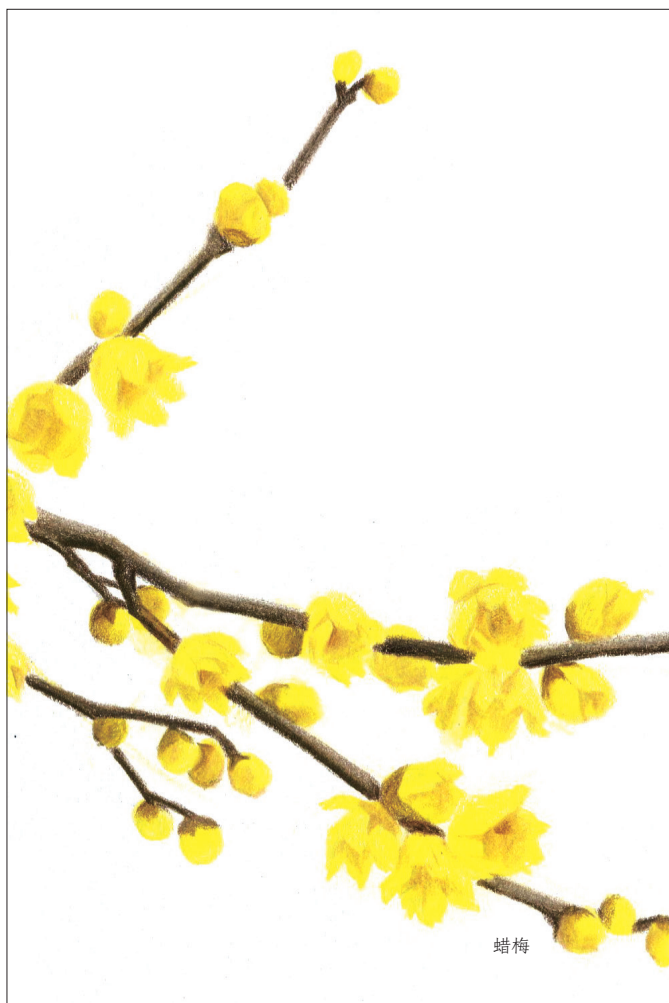
的，他就是北宋的林逋林和靖。据史料记载，这位字君复的钱塘人个性恬淡，不求名利，布衣终身，初漫游江淮间，后结庐西湖孤山，由于对梅、鹤有着异乎寻常的深切爱恋，一生不娶，植梅畜鹤，既为自己留下了“梅妻鹤子”的佳话，也为后人留下了赏梅的绝佳去处。正是因为他对梅有着超乎常人的感情，才写出了那首流传久远、堪称后世咏梅诗典范的《山园小梅》，其中的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两句，更是空前绝后，被赞为咏梅的绝唱，上文提到的那首王安石的《梅花》，就是对林逋这两句诗的化用。

而真正对梅花充满着人文关怀，同时赋予梅花别样内涵的是龚自珍，他的散文名篇《病梅馆记》借题发挥，借对世人因“梅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；以欹为美，正则无景；以疏为美，密则无态”而致使“江浙之梅皆病”的揭露，表达了他的愤懑和不满，抨击了清王朝因八股取士而埋没人才的社会

现实。

我很喜欢一个电器品牌“香雪海”，它在我家的产品是多年以前买的一台洗衣机，其总部所在地苏州梅深似海。虽然洗衣机早已没有了使用价值，我却一直不肯丢掉，原因就是这个品牌总能让我联想起漫山盛开的梅花，一片洁白，花深似海。

说到看梅花，友人给我推荐了几处国内赏梅胜地，其中有杭州西湖的孤山、苏州的邓尉山、无锡的梅园、南京的梅花山、武汉武昌东湖的梅岭、广东大庾岭的罗湖山。而我却觉得扬州的梅花岭才是赏梅的最佳地点，不单单因为它离我近，更因为它和一个英雄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。岭前的史公祠内葬着那位备受后人尊敬的大英雄史可法的衣冠，“**我死，当葬梅花岭上**”，或许只有史公这样的人，才配得起梅花的凌霜傲骨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去那里赏梅、谒史公，才显得更加相得益彰。



蜡梅：蜡梅科落叶灌木。

梅花：蔷薇科杏属落叶乔木。

迎



春

春节刚过，迎春花就蓬蓬勃勃地开放了。

那天，我在街边散步，偶然发现路边小山坡上几丛有着柔细枝条的小灌木上绽出几点鹅黄，格外抢眼。凑近细看，几朵指甲般大小的小花正迎风开放，六瓣的花冠好似一只只微型的小喇叭，一簇簇密密地缀在碧绿的枝条上，如翠玉镶金，在微风的吹拂

下轻轻颤动，好像在召唤着什么。我便有一刹那的惊讶，旋即也就释然：虽然迎面吹来的风中尚有些许寒意，但是分明可以感觉到空气中已经流淌着春的气息，立春已过，迎春花也该开了。

第一次知道迎春花这个名字，是因为老作家冯德英的一部同名长篇小说，在那部著名的小说里，冯老把胶东半岛的英雄儿女比作顽强不屈的迎春花，让我产生无限的遐想。我老家的废黄河滩上，没有这种植物生长，所以它究竟是什么模样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我来说都是个谜。

及至真正见到迎春花，已是2004年的早春2月。那日，我陪老家来的客人去明祖陵游玩，一进陵园大门，眼球便被一片明晃晃的黄所吸引，一丛丛小灌木的柔细枝条上缀满鹅黄的六瓣小花，在初春的阳光下格外耀眼，果真是一派皇家气象，不负明代第一陵的声望。等到年轻的导游小姐介绍说这就是迎春花时，我的脑海中最先出现的不是冯老的

那部著名小说，而是宋人赵师侠的一首《清平乐》，词曰：“纤秾娇小，也解争春早。占得中央颜色好，装点枝枝新巧。东皇初到江城，殷勤先去迎春。乞与黄金腰带，压持红紫纷纷。”这是一首专门写迎春花的词，词中把它的形貌、颜色、风韵写得淋漓尽致，可谓极得此花精神。我感兴趣的是这句“乞与黄金腰带”，觉得把迎春花放在明祖陵这个环境中是很有意思的——当然，这得用建造了这座陵园的大明开国皇帝的思维来考虑问题。

迎春花，《群芳谱》上又叫它“金腰带”。传说那个有着“沉鱼”之美誉的西施用美人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后，与大夫范蠡结伴踏青太湖之畔，恰逢迎春花蓬勃盛开，金灿灿的花朵缀满四棱形的长枝。范蠡随手折下一枝围在西施的纤纤细腰间，惹得美人不住地赞叹：“哇，多美的一条金腰带啊！”从此，这“金腰带”就成了迎春花的别称了。传说终究是传说，我们且不去管它真假，古人造出这个

传说来，无非也就是要用金腰带来肖这种花的形与色。用黄金作为腰带，除了作为装饰以博得美人一笑外，我想大约也只有皇家才有这个气魄了，而朱元璋的乞丐出身，是否也正应了这个“乞”字呢？我不知道当初明祖陵建成的时候里面是否种植了迎春花，如果有，依这位大兴文字狱的农民皇帝的脾气，大约会有一批人要跟着倒霉，要是可以穿越时空，不知道朱皇帝会不会派人去宋代把写了这首词的赵师侠也抓来杀头。

若是论起雍容华贵，迎春花自是比不得牡丹一类的名花，但是谈到傲雪斗寒，迎春花却是不输于梅花的，有诗为证：“覆阑纤弱绿条长，带雪冲寒折嫩黄。”（韩琦《迎春花》）梅花诚有“百卉前头第一芳”之说，而迎春花的风格在于迎来明媚春光而不自炫耀，它“初春使者”的美誉也不是浪得的，从这点来说，它们也该不分伯仲。然而文人雅士们似乎都看不到这一点，在对待它们的态度上明显地不

公，厚此薄彼，无论是入诗还是入画，都更钟情于梅、兰、竹、菊，以及牡丹一类的名花名草，很少有人会青睐迎春花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迎春花实在是属于花中的“草根阶层”。

然草根自有草根的快乐与幸福，无论是作为农人的花篱，还是雅人的盆栽，或者寂寞地长在路边、峭壁，迎春花全然不管不顾，依旧蓬勃地生长、热烈地开放，用自己明亮的黄色迎接春天的到来。它就像植物界的“报晓鸡”，在春天来临之际唤醒沉睡的百花，没有“名花”声名的拖累，倒也活得潇洒自在。

白居易是我喜爱和敬佩的一位诗人，这位享有盛名的大诗人，是一位真正的平民诗人。他的诗不但诗风明白晓畅、通俗易懂，还把笔触伸到了别的诗人不愿或者不屑触及的地方。比如这迎春花，白居易不仅写了，而且写了不止一首，孤陋寡闻如我者，也知道他至少有两首诗是专门写迎春花的。其



迎春：木樨科素馨属落叶灌木，
又名金梅、金腰带、小黄花等。

一为《玩迎春花赠杨郎中》，诗曰：“金英翠萼带春寒，黄色花中有几般。恁君与向游人道，莫作蔓菁花眼看。”极言迎春花在春寒中独秀一方、独树一帜的超然品格；其二为《代迎春花招刘郎中》，写得既风趣又洒脱，把一种花当成了一个人来写，诗曰：“幸与松筠相近栽，不随桃李一时开。杏园岂敢妨君去，未有花时且看来。”说迎春花只与松竹为邻，不与世俗的桃李争媚，只是默默地独自开在“未有花时”的风雪之中，这是怎样的一种品行与气度？实际上，诗人在这里是借花自况，说的就是他自己。

这样的花，这样的人，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。